

共訂八本

古今人物論

式卷

增廣古今人物論卷四

甫中鄭元直原本

孔子

漢司馬遷

太史公曰。詩有之。高山仰止。景行行止。雖不能至。然心嚮往之。余讀孔氏書。想見其為人。適魯。觀仲尼廟堂。車服禮器。諸生以時習禮其家。余低徊留之不能去。云。天下君王至於賢人。未嘗不當時則策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。傳十餘世。學班固識史遷先黃六中國言六藝者。折衷於夫子。可謂至聖矣。

評 班固識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。曰宰天下盡誘夫。家置黃老於列傳。固之言豈其然乎。

孔子

日宰天下盡誘夫

天不生孔子於中國。中國當何如。曰不夷狄如也。荀卿祖夫子。李斯事荀卿。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。與晝坑而焚之。曰徒能亂人。不儒分而為九。曰博而寡也。彼商鞅者。能耕能戰。能行其法。基秦為強。曰彼仁義。與官也。可以置之。置之士特出言曰。黃帝煉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。而遷以儒分而為九。曰博而寡要。勞而無功。不强齊。幾於霸。秦始皇漢地以來。人無有不死者。海上迂怪之士。特出言曰。黃帝煉丹砂為黃金。以餌之。晝日乘龍上天。誠得其藥。可如黃帝。燕昭王之賢。破强齊。幾於霸。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。滅六國。闢四夷。盡非凡主也。皆甘其說。耗天下。捐骨肉而不辭。至死而不悟。莫尊於天地。莫嚴於宗廟。社稷。梁武帝起為梁國者。以荀輔題牲為薦。祀之。禮曰。佛之教。姓不可殺。以天子之尊。捨身為其奴。散髮布地。親命其徒踐之。天地日月為之主。陰陽鬼神為之佐。夫子巍然統而辨之。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。則其徒不為劣。其治不為解。彼

四君二臣。不為無知。一旦不信。背而之他。仍族滅之禍。倘不生夫子。紛紜冥昧。百家調起。是已所是。非已所非。天下隨其時而宗之。誰敢非之。縱有非之者。欲何所依據。而為其詞。是楊墨駭已。降百家之徒。廟貌而血食。十年一變法。百年一改教。橫斜高下。不知止泊。彼夷狄者。為夷狄之俗。一定而不易。若不生夫子。是知其必不夷狄也。韓吏部夫子廟碑曰。天下通祀。惟社稷與夫子。社稷。社稷壇而不屋。取異代為之。秉若夫子巍然當座。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。自天子至於庶人。親北面師之。夫子以德。社稷以功。固有次第哉。因引孟子曰。生人以來。未有夫子者也。自古稱天子者多矣。稱夫子之德。莫如孟子。稱夫子之尊。莫如韓吏部云。

孔子誅少正卯辨

明陸端家

孔子為魯司寇。誅亂政大夫少正卯。予嘗疑其事。既而深惟焉。果可疑也。蓋昔季康子之問政。欲殺無道以就有道。夫子親折之曰。子為政。焉用殺。豈有己為政未滿旬日。而即誅一民夫耶。孟子曰。今有王者作焉。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。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。孔子王者之師也。斟酌禮樂。扣于陰陽。不教而殺。斯為虐矣。豈王政乎。舜去四凶也。以四凶罪惡貫盈。神人共憤。所謂求其生而不得。死者與我俱無憾也。然堯在位數十年。而不行誅。必待舜而後誅。聖人為政。殺非所先也。審矣。堯數十年而不誅四凶。曾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乎。縱欲誅之。抑何驟也。聖人如天地。於人何所不容。宰予之欲短喪也。切責之而已。冉求為季氏聚斂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。重絕人也。他如互鄉南子之類。猶未嘗無誨焉。而欲人自遷於善甚廣也。正卯既為魯之聞人。則亦非不可以教誨者。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。而使之首身異處耶。時至春秋。大夫之亂政者。比比皆是。在魯則有僭八佾之季氏。歌雍撤之三家。因主君之賜貨。此則奸雄之尤者。聖人為司寇。正刑明罰。

正父母之報。則當自奸雄之尤者始矣。尤者高緩而不謝。誅者可疑而不緩。兩觀之鬼。不亦有辭于孔氏哉。陳恒弑其君。告于朝而請誅。聖人固誅嘗廢殺也。然一請於君。再請於相。君相從之。則上請於天王也。必矣。今正卻未有弑君之惡。不告而誅。又不專殺大夫矣。五伯不為。而又聖人為之乎。凡此皆涉于無理。故可疑而不可信。意左傳家語國策諸書。文雖足取。而寔出於刑名洋論者之所以自為托。故如子貢之辨。宰我之死。皆妄誕而不足據。蓋欲毀孔氏者為之也。不則視聖人過高。以為聖人政事。亦必風馳電掣。駭人耳目。故附會其事。以眩惑後來耳目。予之為文。于古寓言之類。亦嘗稽取證引。然大抵藉之以發理道。或世疾。非決其實有此事也。吁。孫武列陣而美。人果。穰苴行師而莊賈戮。兵家懲一警百。不得不爾。然李勣欲仗骨立威之習也。聖人之兵。如時雨。有征無戰。況政乎。又況孔子乎。然則正卻之誅。蓋斷無其事而不必疑也。

夾谷之會

明席書

孔子相夾谷之會。仲由毀強僭之都。眾皆頌之。而有識者疑焉。夫經有不俟傳而可考者。夾谷之會。即費之墜是也。兩書平會之後。而繼以齊來歸田。則齊田之歸。歸以平也。不平則不歸。不歸則不歸也。兩書圍郕之後。而繼以墜郕及費。則郕費之墜。墜以叛也。二邑不叛。二氏二氏亦將資為保障而不墜也。三傳乃謂夾谷之會。孔子相齊人悔過。懼歸魯田。仲由為季氏宰。將墜三都。於是叔孫堅郕及費。謂茲二舉皆出孔子仲由之謀也。是果然哉。大凡兵生於怨。怨生於不平也。齊既平矣。胡自復有萊兵之叔哉。古之君子。固有從容談笑之間。折衝千里之外者。傳載夾谷之會。齊出萊兵。孔子憑階而升。不盡一等。視歸乎齊侯。說以十數餘言。且曰。而不反我汶陽田。罷高禮誅。侏儒目動神怒。殆類曹劌齊柯之盟。與噲鴻門之會。於聖人氣象。大不繫也。自左氏作之。公穀附

之儒者從而爭湏之曰。仲尼一語。威重三軍。信非大聖人不能也。是豈惟聖人哉。其在春秋戰國。蘭相如中包胥。鄭子產。蘇秦。張儀。李左軍。鄭食其之徒。皆足以優為之矣。豈惟聖人哉。二氏欲墮。二邑務展墮之。孟氏不欲墮成。公圍之而不克也。以此見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也。而謂由孔子哉。即費克而成不能克。何孔子長於卻費。短於謀成也。臣舉之則易。君舉之則難。孔子仕魯。豈肯君而臣是助乎。三家季氏最強。孟氏最順。未見行於強者斯易。行於順者卻難。若曰有能有不能。聖人之化。未足神也。所謂聖人者。固將異於人也。墮即費而至於命。將帥師策已下矣。費人入及公。則計已疎矣。仲尼命中。何須樂頌。下伐之。而僅免功亦卑矣。斯亦無異於人也。夫子嘗曰。遠人不服。則修文德以來之。聖人若果用當。成人不服。固將明分以諭之也。諭而不來。將唱其罪以討之乎。將輕千乘之主。犯矢石以圍之乎。既圍矣。夫子曾不出一奇策。擒處父而誅於兩觀之下。至無功而還。威亦衰矣。後之人見圍成無功。誅之公也。向使成叛孟氏。孟氏帥師墮成。必不重勞。魯公之國也。後之人追見圍成之事。不以歸孟氏。而以歸仲尼。多見其因成敗以附人也。且曰墮曰圍。皆非有道時事也。苟以墮都為功。夫子同於用魯之年。既專墮都之功。當服圍成之功。儒者不究所從。功則歸於仲尼。過則歸於魯定。設令仲尼再生。必不誣功於已。假曰圍成之時。孔子去魯。其與史記所載孔子十四年為魯司寇。季桓子歸女樂而後行。其事未合。豈信哉。其諸好事者見吾夫子備帝王之德。不得一日小試。其政偕夾谷之會。以神孔子之功。而不知所以尊夫子之道也。或曰夾谷無孔子墮都無仲尼。由子曰。謂有孔由可謂出孔由不可。曰孔子之仕。如是而已。子曰。此正不必出孔子也。事不出孔子。其害為孔子仕哉。今夫濟人者舟也。非天也。有欲誦天之功者。曰天也。非舟也。以夾谷之功歸大孔子之聖。美其指舟之功為天之功哉。正唯不知天也。

史谷後

明席書

自有夾谷之會。專孔氏者皆曰。孔子振強弱。伐叛亂。文事武備。於此見之。蓋乎大哉。是宜知孔子
哉。孔子所以師萬世者。豈惟此哉。立言者將曰。孔子悲鳳麟之不至。作文教以弔天下。後世之人
懼天下後世。謂我夫子。周於文德。缺於武備。不足以絕古今。重尊仰也。故為斯言。使凡世人知我
夫子具文武之全材。誠帝王之師範也。不知孔子之大。豈惟此哉。今夫天日星之布其文也。雷霆
之威其武也。天之大。豈惟此哉。其在聖人。武周一藝。文亦一藝。孔子聖人也。非文人也。譽孔氏以
文武。所以孔子為文人乎。子貢曰。固天縱之將聖。又多能也。所謂多能。已非孔子之極者。況以其
一而狀之哉。居孔氏之門。以好勇名世者。曰子路。以文學名科者。曰子游。子夏。設以武人而目子
路。以文人而目游夏。三子者。固將惴然不居矣。而謂孔子居之乎。今必以文武而贊孔氏。欲尊之
反卑之。欲大之反小之也。尊孔子者。以道孔子之道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。道在舜禹。揖遜
傳受。道在湯武。牧野鳴條。易地皆然。夫豈二哉。道即太極。太極即萬變而無外。孔子太極也。所謂
文武者。固將一以貫之矣。孔子曰。天之將喪斯文也。所謂文者。道德之文也。非文武之文也。後世
呂孔二祀。文武兩途。且謂文廟曰文廟。正以所謂文武者當之矣。道之不明。其有自矣。文武果足
名聖。秦漢而下。英傑之君。固有武勳。禍亂文致太平。其臣之出將入相。往往有之矣。豈必孔氏哉。
斯議也。作於左氏。射於漢儒。後人因而尊大之者也。左傳射義。誣姦禍福。家語儒行諸篇。皆語孟
所不道者。以彼之謬。贊此之疑。不可一二盡信之矣。設或有焉。憑既陳於前矣。固不足以盡聖人
也。左氏公設數君子者。未聞聖人之大道。其所侈大之言。則亦不試也已。

閔子

宋蘇軾

遠于之兵伐魯。吾竊哀子之將亡也。彼必詰其故。則對曰。齊之有田氏。猶人之養虎也。子之於人。猶肘腋之於其身也。田氏之欲肉齊。久矣。然未敢逞志者。懼肘腋之捍也。今子出伐齊。肘腋去矣。田氏孰懼哉。吾見身將磔裂。而肘腋隨之。所以弔也。彼必懼而咨計於我。因教之曰。子悉甲。趣平壓境而止。吾請為子潛約魯侯。以待田氏之變。帥其兵從子討之。彼懼田氏之禍。其塗不得。不致。因使練兵蒐粟。以俟齊變。誅亂臣而定新主。齊必德魯。數世之利也。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。故請哀公討之。今誠以魯之眾。從高國鮑晏之師。加齊之半。可以報田常於都市。其功甚便。其功成甚大。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。齊襄王舉兵誅諸呂。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。至榮陽。楚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。以待呂氏變。其誅之。今田氏之勢。何以異此。有魯以為齊。有高國鮑晏以為魯。灌嬰惜乎賜不出於此也。

評 代子貢說高鮑夫是一策老蘇亦辯士哉

子貢

宋王安石

余讀史所載子貢事。疑傳者之妄。不然。子貢安得為儒哉。夫所謂儒者。用於君則憂君之憂。食於民則惠民之惠。在下而不用。則修身而已。當堯之時。天下之民患於洪水。堯以為憂。故禹於九年之間。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。回之時。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洪水。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。然回以禹之賢。而獨樂陋巷之間。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。夫二人者。豈不同道哉。所遇之時則異矣。蓋生於禹之時。而由回之行。則是楊朱也。生於回之時。而由禹之行。則是墨翟也。故曰。賢者用於君。則以君之憂為憂。食於民。則以民之患為患。在下而不用。則修身而已。何憂患之與哉。夫所謂憂君之憂。患民之患者。亦以義也。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。除民之患。賢者亦不為矣。史記曰。

齊伐魯。孔子聞之曰。魯墳墓之國。國危如此。二子何為莫出。子貢因行。說齊以伐吳。說吳以救魯。復說越。復說晉。五國由是交兵。或強或破。或亂或伯。卒以存魯。觀其言。迹其事。儀秦終代無以異也。嗟乎。孔子曰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。則齊吳之人。豈無是心哉。奈何使之亂與。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。於史考之。當是時。孔子子貢為匹夫。非有卿相之位。萬鍾之祿也。何以憂患哉。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。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二也。墳墓之國。雖君子之所重。然豈有憂患而為謀之義哉。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。則豈可以變詐之說。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。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三也。子貢之行。雖不能盡當於道。然孔子之賢弟子也。固不宜至于此。別曰。孔子使之也。太史公曰。學者多稱七十之徒。譽者或過其實。毀者或損其真。子貢雖好辯。詎至於此耶。亦所謂損其真者哉。

評 辨子貢說列國之事皆傳者之妄聖門師弟心事始白

宰我

宋蘇轍

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。與田恒作亂。夷其族。孔子貶之。余以為宰我之賢。列於四科。其語友朋。源所從來遠矣。雖為不善。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。宰我不幸早居有晝寢短喪之過。儒者因遂信之。蓋田恒之亂。本與闕止爭政。闕止亦曰子我也。田恒既殺闕止。而宰我蒙其惡名。豈不哀哉。且使宰我格與田恒之相。恒既殺闕止。執簡公。則南誰族軍我者。事蓋必不然矣。夫使宰我陷於逆亂。猶不足惜也。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於如此。豈不為孔子惜哉。

評 宰我既與田恒作亂。田恒既得志。南誰族軍我。此可以破後世之惑。獄歸闕止。無容喙矣。

子賤碑記

唐賈至

清淨致理。中庸之德至。高明克柔。簡易之體大。釋微旨而微道。論何先生道。蔚其或難者也。先生
宣慈在躬。精義入神。德順乎天。性根于仁。殷其如雷。暖然如春。始受業於仲尼。終委質於魯。魯
乃周道凌遲。王風哀思。夷狄竊干位號。干戈亂於原野。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。定哀非文桓之知。
三卿有僭虐之政。先生處此亂邦。從容理邑。平心氣而全耳目。晏然躋富壽之域。焉自非知微知
彰。變化無窮。孰能臻此。觀夫為政之大。體元之要。恤孤哀喪。舉事問刑。訓之以悌。加之以孝。借五
更而悟君賢三老而掌教。然後燕居以佚其體。和樂以和其人。夜漁不戒而信。欺吏不戒而息。是
以宣尼惜君之理小。子期問君之政暇。何其遠哉。向使移於有國之君。則陶唐之理也。施於有政
之臣。則二南之化也。昔舜左禹而右皋陶。不下席而天下理。周公在側。不解懸而四夷服。小
大則異。其揆則同。天寶初。至始以校書郎尉於單父。想先生行事。徵其頌聲。而古碑殘缺。苔篆磨
滅。使立志之士。何以揖其遺風焉。嗚呼。其道存而其事往。其人亡而其政息。哀哉。

澹臺滅明寓公堂記

明胡繼宗

昔周之季。孔子講業齊魯之地。中國之亡。嗟拔自殊者。大抵皆其羣弟子也。當是時。吳猶以蠻夷
號。然言于子游。躬跋山川。而北學於孔氏。其宰武城。所自興以為得人者。曰澹臺滅明。東游而寓
吳。今吳有澹臺湖。及其墓是也。夫子游孔門高弟也。其所與即孔氏之流也。夫子嘗云。以貌取人
失之于目。澹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。美吳僻在海隅。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。或者陋焉。而子
游北學而得其精華。子羽東游而附其風聲。其遺踪故址。千載而下。使人有慨焉。嚮往之際。人知
子游之開源於吳。而孰知于羽之風。亦不可誣也哉。吳故有學道書院。專祀于游。而澹臺氏無聞
焉。某忝守吳。既復道學書院。爰因佛廬之舊者。復初金鄉書院。金鄉固于羽之封也。中為寓公堂。

青子羽像而嚴事焉。復得宋賢之書。吳者曰。和靖。韓。魏。鵬。仙。了翁。運用射之旁。列書。以郡之及子弟肆其中。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。庶任者知所勉。而學者知所勸。孔氏之風。其有興乎。

孟子

唐皮日休

聖人之道。不過乎經。經之降者。不過曰史。史之降者。不過乎子。子不異乎道者。孟子也。捨是者必戾乎經史。又戾乎子者。則聖人之盜也。夫孟子之文。素若經傳。天惜其道。不燼於秦。自漢氏得之。寧置博士以尊其學。故其文繼乎六籍。尤乎百代。真聖人之微旨也。若然者何。其道雖晦於前。其書汲汲於後。得非道揭乎正。文極乎真。有好奇者。憚正而不舉。嗜淺者。鄙真而無辨耶。蓋仲尼受文王。嚆。昌。歆。以取味。後之人。將受仲尼。其嗜在乎孟子矣。嗚呼。古之士。以湯武為逆取者。其不讀孟子乎。以楊墨為達智者。其不讀孟子乎。由是觀之。孟子之功。利於人。亦不輕矣。今有司除發才明經外。其次有熟莊周。列子。書者。亦登於科。其誘善也。雖深。而懸科也。未正。夫列莊之文。荒唐之文也。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。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。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。

讀墨子

唐韓愈

儒議墨以上同兼愛。上賢明鬼。而孔子畏大人。居其邦。不非其大夫。春秋譏專臣。不上同哉。孔子汎愛親仁。以博施濟眾為聖。不兼愛哉。孔子賢賢。以四科進眾弟子。疾沒世而名不稱。不上賢哉。孔子祭如在。譏祭如不祭者。曰。我祭則受福。不明鬼哉。儒墨同是克己。同非桀紂。同修身正心。以治天下國家。要不相悅如是哉。余以為辯生於末學。各務售其師之說。非二師之道本然也。孔子必用墨子。墨子必欲孔子。不相用。不足為孔墨。

反讀墨

宋黃珌

墨以尚同兼愛右鬼非命尚儉為本。仲尼賢賢惡惡褒貶是非尚同乎哉。仲尼尊君卑臣坐父伏子內親外疏別遠近以歸一本兼愛乎哉。仲尼不語亂神又不對弟子問鬼神事。右鬼乎哉。仲尼教人違善背惡曰性相近習相遠。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。非命乎哉。仲尼曰儉則固又譏晏子祭先豚肩不掩豆。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。蓋非中制尚儉乎哉。墨之道與儒者相戾甚矣。使其人不為夷狄禽獸難矣哉。或曰韓愈云墨與儒同是克己同非桀紂治心教人莫不相合。如是何謂也。對曰誰不克是克己非桀紂。雖童子婦人聞克己善桀紂為自然之道也。顧其道何如耳。小克辟而大異端。又云以非道治心教人其能歸於正乎。儒道之正者也。墨子反是。墨必戾儒儒必戾墨。不識不戾不可謂之儒墨。

讀列子

明王世貞

莊子語多引列子。或曰傳會之書也。此殆不然。其特論無以大異莊子。其敘事裁而後辭法則似勝之。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。為瞿曇氏之學者。往往相引以為重。至謂其教書已行於中國而秦廢絕之。噫亦謬矣。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。與瞿曇子之言皆非舊文。儒而墨墨學者陰蓋之。

莊子

宋黃庭堅

莊周內書七篇。法度甚嚴。彼鷗鵬之大。鳩鵲之細。均為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。惟體道者乃能逍遙耳。故作逍遙遊。物之不齊。物之情也。大塊噫氣。萬竅殊聲。吾是以見萬物之清狀。俗學者心窺泰之外有企向。而思齊道之。不著論不明也。故作齊物論。生生之厚。動而之死地。立於昇之段中。

其中因論以為命。其不中也。因論以為智。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身之主。幾乎無死也矣。故作養生。至上下四方。古者謂之宇。往來不窮。古者謂之宙。以宇觀人間。以宙觀世。而我無所依。彼推也。故去彼挽也。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。而我嘗以不材。故作人間世。有德者之驗。如印印泥。射至百步力也。射中百步巧也。箭鋒相直。豈巧力之謂哉。子其得毋不取於人而自信。故作德充符。族則有宗。物則有師。可以為眾父者。不可以為眾父父。故作大宗師。堯舜出而應帝。湯武出而應王。彼求我以是。與我此名。彼俗學者。因以塵埃。批糠據見。四子故作應帝王。二十六篇者。解剝斯文。稱由莊周以來。未見實音者。晚得向秀郭象。略莊周為齊物之書。縉縉以至今。悲夫。

評 有味乎莊子之言也

莊子

明訓 五

莊周自處夫才不才之間。周之學縱橫之變也。求所以自全於衰亂之世。為之計曰。才者禍之媒也。吾且以不才。然山木以不才而全。而主人之屬。以不善鳴而烹。是不才者有時而窮也。於是過為之計曰。吾將處乎才不才之間。而不知才不才之間。亦將有將窮也。天下之事。變無窮。而禍福相倚。不惟不可計。而亦不必計。蓋禍福之來。天也。而處之者。人。繁露雲野。則弱草先萎。朝風吹休。則危枝易折。然若其根則亦安往而不茂。斷其幹則亦安往而不摧。故君子之於禍福。處之以道。而不之計焉。不求其道。而過為之計。則狂惑詭亂。不知所底。若周之為是已。且周信以為人之才者必禍。不才者必福。而才不才之間。必不禍耶。此大惑也。才者有才之禍。不才者有不才之禍。才不才者。有才不才之禍。玉以貴而磨。石以賤而琢。龜以靈而灼。蛇以毒而誅。然土壤之易。亦苦於耕鋤。魚鼈之微。亦斃於網罟。是將以其才而然耶。將以其才不才而然耶。故禍不禍。無所容心。才

不才無所用智。而君子不計焉。必將計焉。則無害二者之為愈矣。何以言之。逐北之師。則才者以先而克。敗北之師。則不才者以緩而免。是果禍乎哉。當夫戰不戰之際。而用乎才不才之勝。將以問之。則知者不用。不知者不足用。而知不知之間者用。將以解之。則勇者不用。不勇者不足用。而勇不勇之間者用。是果不禍乎哉。故觀之天下。干莫以利全。鉛刀以鈍棄。而到折者率尋常之器。梓杞干雲霄。萌孽長風雨。而耗於斧斤者。率尋常之材。蓋昔人嘗有挾重寶而浮於海者。將二舟而中處之。私為之計曰。吾且相其左右。而為其便之趨。然維絕舟解。左右固無恙。而是人者溺焉。嗚呼。計禍福而必處於才不才之間。將無與是人類乎。故吾以為才者未必禍。不才者亦未必禍。而才不才之間者。未必不禍。然君子則不之計。而惟道之從。當可用。則才不可不勉。孔明之鞠躬盡瘁。是也。當不可用。則雖才不用。蘧伯玉卷而懷之。是也。當於義安於命。又何必拘拘窮節以處乎才不才之間也哉。

評 處夫才不才之間。周意耶。非耶。

莊子

明陸 榮

莊子之文。為其學者所謂要言妙義也。然吾有感焉。夫知道者不言道。其不得已而有言也。一二而足矣。凡莊生之論。其大旨不過數端。是一簡者足以盡之。而多言何為哉。彼其數數然若曰。我能知之者。然則淺矣。語曰。雖小道必有可觀。若莊生者。吾取以備異說焉。謂無叛於孔子。則妄也。或謂嘗孔子之說。昧者勸入之。今觀其書。誠然。然而昧者誰與。非莊生之徒而誰為之。彼以李斯之罪。罪荀卿。則彼信信然。吠於孔子者之惡。莊生何逃焉。請大列數諸小道而不及孔子云。以尊之者。尤非也。焉。醫夏畦之徒之無故與吾君父匹也。愚者知之。呼若人焉。與之坐。而無及吾君父。

曰。吾以尊之也。則人笑之矣。孔子者若天然不俟贊也。夫贊天者贊矣。又惡用夫信然。然者之尊之哉。彼謂莊生之文。有中乎其志而取之。可也。并與其譽孔子者諱之。非也。

荀子

明王世貞

吾讀荀氏書。其言性惡禮矯。大抵皆憤嫉過中之旨。則豈唯小疵已哉。至於養心莫善乎誠。有味乎其言之也。夫誠者真實不妄也。對誠之者而言。則聖人事也。偏而言之。則儼上下語也。宋儒舉而非之曰。既誠矣。心安用養耶。如以辭而已矣。孔子之告哀公曰。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。其為荀氏語也。宋儒當復舉非之曰。是天親而外。雖也是上達而下學也。抑何謬戾失序也。宋儒之好刺誅古而顯其尊若此。又莊子之言曰。父子不可解於心。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。名言也。夫無所逃於天地。亦已過矣。宋儒復舉而非之。夫父子主恩。君臣主敬。天也。人也。將無纖毫乎哉。堯崩。四海若喪考妣。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。父不慈。即瞽瞍。為吉甫若晉獻者。逝而子可無慟哉。

魏文侯

宋蘇轍

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。內師事卜子夏。友田子方。敬段干木。被儒者服身無失德。用吳起西門豹。李悝。盡力耕戰。民賴以富。而敵不敢犯。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。與韓趙無怨。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。豈非盛德之主。使當平世得行其志。雖漢文帝不能遠過也。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。至于武侯。稍以侵暴鄰國。至孫惠王。藉祖父之業。結怨韓趙。齊宋。其弊殺龐涓。虜太子申。秦人遂取西河地。魏由此衰。不然。以全魏之力。據山河之利。秦豈能動之哉。

伍員

怨毒之於人甚矣哉。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。況同列乎。向令伍子胥從魯俱死。何其嫌怨棄小義。雪大恥。名垂於後世。悲夫。方子胥窮於江上。道乞食。志豈當頌史志耶。故隱忍就功名。非烈丈夫誰能致此哉。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。其功業亦不可勝道者哉。

伍員胥山銘

唐應元輔

善父為孝。記曰。父仇不與其戴天。諫君為忠。經曰。諸侯有爭。臣不失國。當抗於宋。郢。絕楚出。雖在平為未宜。且。在奢為既。莊子。坎壞使節。乞師于吳。軍伍丁寘。五戰至郢。先哲王建邦。啟土。若以話言。戴后。惟人。人處。惟后。成湯用為太義。孔子立為大經。子胥修為大仇。騷人賦為大怨。威令在上。慢惡不生。則前戈鞭。非倒行也。後戈走超。非逆施也。夫差既王。宰嚭受賂。二十年內。越又傾搖。太伯廟血。將乾。闔閭劍光。且失。公朝馬。長馬。入則諫。馬。孰謂矢毒。孰謂刀寒。雖言屢出。而車甲已困於齊矣。蜚指已奪於威矣。錫鏤之賜。竟及其身。

伍員

明何孟春

伍員將兵伐楚。五戰入郢。掘平王墓。出其尸。鞭之三百。然後已。子胥此舉。能報父之讎矣。而君之讎亦不可不報也。半建故楚太子。子胥父子皆事之。固嘗以為君矣。鄭弑其君。則我與鄭亦不當共戴天者也。豫讓之於襄子。亦猶子胥之於平王也。挾匕首入塗。則必欲得其肉。而嚙之。則報君之讎。亦當如報父之讎也。而子胥於鄭。乃不一問何耶。彼豈其勢之不可耶。則伐楚之師。迅奮震鴻。威盡乎遐邇。當其衝者。魂驚胆碎。直搗郢都。如風掃敗葉。以楚素號強敵。且莫能支。如此。則區區縮駭。駭之鄭乎。其勢易於豫讓多矣。子胥誠當此時。反師而西。鼓其伐楚之師。而為問鄭之

舉。吾知鄭之君臣將延頸待罪。甘心而服斧鑕。我之於君父之讎。可脫腕而兩報之矣。何謂勢不可哉。或曰。此非子胥之所得專也。所以號令而驅使之者。闔廬也。子胥雖欲報君之讎。其將遂乎。噫。子胥亦不欲報君之讎耳。如子胥欲報君之讎而言之。闔廬必從之。而伐鄭矣。何以知之。鄭室於楚之疎。於吳非有婚姻之雅。手足之援。國闔廬之所不厚者也。闔廬擊楚。將于常。而鄭屢之。此尤闔廬所甚忿憾而不平者也。忿憾不平之心。既存。而又人從而鼓之。如蓄火然。人則風之。則其發也。必暴而不可回。子胥為闔廬肺腑之任。伐楚則隨之矣。復何各於鄭哉。於楚則勝之矣。又何憂於鄭哉。嗚呼。此忠臣義士。所以不能不深為子胥惜也。吾觀子胥之自勉。與其兄之勉之。皆固專在於報父之讎而已。然其亡也。不之他國而之宋。以佐太子建。而奔鄭。建遇害於鄭。則又與建之子勝奔吳。迫於昭關。而不忍棄。並耕於野者五年。而不忍離。則其心亦曷嘗一食肯忘君哉。而獨不報君之讎也。方昭王之出奔也。楚之宗祀無人矣。子胥能盡縛羊氏之族。而碎於刃乎。能盡挈全荆之版圖。而歸吳之囊索乎。殺乃公者乎。王也。至若建則故楚太子。而子胥所視以為君者也。建之以讒去國。人蓋嘗悲之矣。今其子勝存焉。使子胥而立勝。國人其有不顧載者乎。夫如是。縱闔廬不聽吾伐鄭。而吾得與勝圖為後日之舉。亦未為過矣。此心昭昭。無負君父。為申包胥者。安能有辭以責我。為秦哀王者。又安能以兵我哉。何子胥其不此計也。張良之從沛公。蓋欲為韓報讎也。子嬰謀而成王立。則復解漢而歸韓。萬世之下。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。而功名次之。子胥能若是乎。則又可以塞牢詬之口。卻鐔鏤之劍於夫差之世矣。豈但申包胥之無辭。而秦哀王之不加哉。子胥既死。勝歸楚。欲伐鄭而不克。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。卒之自刎山谿。棄骸無掩。豈不痛哉。噫。子胥既不報君之讎。又不立君之子。是以既不保己之身。而又遺勝之駭。夫差固無顧以凡